

布萊德浮：新英格蘭拓荒領袖

十二歲信主，十六歲成為非國教會的一員，十七歲因信仰被監禁，一生過敬虔的生活；被稱為“第一清教徒移民”。

布萊德浮(William Bradford, 1590-1657)，生於英國約克郡。

父親在他幼年逝世，隨祖父母居住。因此，所受正式教育有限，就輟學作田間的農作。但他努力求知，儘量找書來讀。

約在十二歲的時候，他聽克來福屯(Richard Clyfton)講道悔改信主後，就勤讀聖經。布萊德浮為了要自己查考經文的原意，自修希伯來文，並立志遵行真理。

還只是十幾歲的少年，就離開國教會，參加了司珂洛陂(Scrooby)的清教徒聚會。當時，與國教會分離的聚會，是違法的，要付極重的代價。他的親屬告誡他，要避免極端，不要去非法聚會。布萊德浮完全知道這些後果，坦然回答：“保持良心無愧，我重視遵行神聖經中所吩咐的道，重於所有人的關係，更重於生命。”

1607年，為了尋求信仰自由，這年輕人參加會眾集體移民荷蘭，不幸船長向官方告密，偷渡計畫失敗，被監禁一個月。二年後，第二次的航行成功了，抵達荷蘭，後移往萊頓(Lyden)社區。

客居異國，沒有土地可以耕作，生活自然艱苦；好在布萊德浮年輕，就像其他清教徒一樣，學作織布為業。他敬虔的生活，屬靈的追求進步，成為社區的模範，教會的領袖。

1620年，司珂洛陂教會的主持人，鑑於孩子們忽略或漸漸忘記了英語，並為當地鬆弛的生活薰染，為了信仰，決定再移民往新大陸。布萊德浮協助組織安排，請得英國維琴尼亞公司的准許，先回到英國，共約一百零二人，同乘五月花(Mayflower)號，於九月六日啟航。因為大西洋上的風浪險惡，經過六十三天，於十一月二十一日(舊曆十一月十一日)，到了麻薩諸塞海岸的鱈魚角(Cape Cod)，給那地方取名浦萊茅茨(Plymouth)，記念英國的港口，在那裡建立殖民地。

在登陸前，他參與擬定“五月花憲章”(Mayflower Compact)，採照教會規約的體式，所有的成年男子，在登岸以前，各自簽字。

布萊德浮追述，英國在敬虔的王愛德華六世(Edward VI)崩逝以後，不認識神的新王興起，背離了宗教改革的信仰，與初期教會的道路大異其趣。神的子民良心受壓迫，生活痛苦。這多麼像是選民出埃及的境況，他也以相似的筆調記述：

因此，許多聖徒看到這些惡事，主感動他們的心，為祂的真理發屬天的熱心，要擺脫敵基督的軛，作神自由的子民，匯集一起，訂立聖約，歸入福音的團契，照神所指示的道路，同盡最大的努力，靠主的扶助，不計任何代價。他們所付出的犧牲，確定會彪炳史冊。

正如以色列人經過大而可畏的曠野，那小群英國移民，航經廣大的海洋，多少時候，瀕臨毀滅的深淵；他們呼求神，祂從他們的禍患中搭救他

們。領他們進入所應許的流奶與蜜之地。“你們要稱謝耶和華，因祂本為善，祂的慈愛永遠長存。”（詩一〇七：1-9）

第一個冬天，對於這批登上新大陸的移民，是嚴峻的考驗。當氣候轉到酷寒，他們缺乏房屋和足夠的禦寒設備，飢寒交迫，疾病來侵。在次年二月度完之前，他們的人口損減了一半；在那段時間，有時一天當中，有二三人死亡。他們共選的總督卡爾華(John Carver, c. 1576-1621)就沒能活過那冬天。剩下的人，也有患病，強壯的不多。因此，他們需要服侍生病的，為他們預備飲食，為他們換衣服，穿上清潔些的衣服，並把骯髒的衣物拿去洗，躬親作這些工作；不僅心甘情願，還歡歡喜喜的去作。其中步流司特(William Brewster)，身任教會的長老，如此服侍他的朋友和弟兄。還有一名司坦迪士(Captain Myles Standish)上尉，也是這樣像僕役般幫助人。當然，布萊德浮更是為眾人的榜樣。

遠隔重洋，在這新誕生的小社區，眼看著活的人一天天減少，不知道明天會不會輪到自己；悵望這陰暗的天空，心情該是如何的消沉！信心的果子，在這時候充分表現出來。

布萊德浮身經目擊那悲涼的情境，詳細的記錄下來。那時，載他們渡重洋的五月花號，仍然繫碇港口，等候春來回航英國。船員們觀察移民們在艱苦中流露的真誠愛心，深受感動，稱讚他們是基督徒的榜樣，使那些船員們自愧，有時也給予岸上的移民些微幫助。

1621年，布萊德浮經全體推選為總督。他的職責，不僅領導社區，也是審判長，農事和商貿監督，並掌管土地分配。草萊初闢的新大陸，正需要這樣卓越的領袖，在靈命，信仰，品格，才能上，仿佛是集摩西，以斯拉，尼希米，及大衛於一身，建立合神心意的社區，由一小群開始，進而成為國家和政府體制。

漫長的冬天，終於過去了。從大西洋的彼岸，移民繼續湧來，次年，再次年，移民人口急劇增加，短短的十年過去了，人口增加了許多倍。隨著人口的增加，問題也增加：舊有的問題，加上在這裡誕生的新問題。

布萊德浮為那草創的社區，訂立規程，體制，設定會議秩序，規畫選舉方式，成為以後國家政府範型。他自己贊同公理會教會體制，但他容納別的教會信仰，也歡迎尋求自由的非信徒，如果他們尊重規制，可以協和組成互助共處的社區。

在這肥沃遼闊的土地上，他們安定下來，開始了農牧生涯，蒙神的賜福，牲畜繁殖孳生。他們嫌所分配的土地不夠，向外拓展。慢慢的，原來密集的市鎮，被遺忘成為荒涼。初建的小教堂，本來是社區的中心，孩子們在那裡接受教導，現在隨著人口的外移，分散，也在新地區建立教堂。

可惜，繼續來的移民，並不都有一樣的心志，有些是以投機發財為目的，也有逃避刑罰的莠民敗類。其中有人見印地安土人單純可欺，就在交易上不公不誠，施行欺騙。他們見土人還沒有槍枝火器，就販賣武器，出賣可獲極高的利潤。各樣不法的事情，也蔓延污染這片乾淨的土地。布萊德浮顯然是神為這新大陸所預備的器皿，應付這新的形勢。

以後，每年選舉一次，他因為得社區信賴極深，除間斷五年外，至1656年間，任總督共三十年。唯一懂的軍事的司坦迪士，成為他的防衛長官，法警，兼警察長。

正如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後：“耶書崙漸漸肥胖，粗壯，光潤，踢跳奔跑，便離棄造他的神，輕看救他的磐石。”（申三二：15）一代過去，一代又來。美洲殖民地的人民，宣告政治上的獨立，也向神作同樣的宣告。

1657年五月九日，布萊德浮服事完他那一世的人，離開了世間。

後世清教徒史家邁德 (Cotton Mather, 1663-1728) 稱布萊德浮：“聖潔，禱告，警醒，為神多結果子，是傑出的榜樣。”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